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E-mail: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爷，你在天堂还好吗

□绘竹

令人胆颤心惊的噩耗传来时，对爷(家乡方言:对父亲的称呼)一生的眷恋瞬间定格在我泪若泉涌的腮间。

去年初春的一个中午，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中午，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，彻底刺破了我的心灵。电话的那一头，是二姐哽咽悲痛的声音，她变了声腔哭着对我说:老三，咱爷想你了，你明白什么事了吧?快回来吧!

2012年农历4月6日中午1点50分，经历了几年的病痛折磨，在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力之后，令我养我操劳一辈子的爷，以最简单的方式离开他生活了八十年的人间，去了一个叫作天堂的地方。

爷一生平凡淡泊，儿时尝尽人间凄风苦雨。虽在这个世界上没留下什么痕迹，但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辉，却成为儿子永远的追忆。

打我记事起，爷的身体就很虚弱，患有气管炎，慢慢成了哮喘病。病逝也是由哮喘病而导致心肺衰竭。而落下这个病的原因却与爷苦难的童年有关。

1932年春天，爷出生在临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时逢国家动荡时期，备尝生活的艰辛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家乡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，奶奶带着幼年丧父的爷和二姑到外地逃荒要饭。大约走到淄博地界时，正巧碰上日本鬼子抓壮丁了。为了活命，母子三人在拼命逃跑时走散。裹着小脚又不识字的奶奶连滚带爬好不容易藏到一农户家，躲过一劫。为了填饱肚皮，爷被迫到一户地主家扛起了长工，因体弱干不了重活，被狠心的地主捆绑后吊在树上毒打，毁坏了几颗牙齿。孤苦伶仃的二姑则被卖到滨州地区，在那里做了人家的媳妇。

忍受不了在地主家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，爷瞅机会逃了出来，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生。在荒郊野外，遭受凉雨和冰雹袭击，爷生了一场大病，险些丧命。病愈后头发变得稀疏，头皮疤痕累累;在饥饿无粮的日子，一连几天都是食不果腹，时间一长落下了气管炎的毛病并陪伴他到终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家人得以团圆。爷回村后成家立业，开始了他的田园劳作生活。由于爷为人忠厚善良，诚实守信，公社选送他到农业技术推广站学习果树管理，回村当了果树苗木嫁接技术员，后来被推选进了村两委，当了芝麻粒大的“官”。

爷胆小细心，本分老实，办事公正，是村里老少爷们公认的好人。在我刚记事的时候，村里有户想划宅基地的人家晚上来我家串门。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男主人从裤兜里摸索摸索地掏出用绢包包裹着的两个桃子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我家的床沿上。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这可算得上是一份“重礼”，馋得我当时就流出了口水。爷看了没有吭声，只是慢慢地抽着旱烟，用心听那人要宅基地的几个理由。临走时，爷从床沿上拿起了桃子塞到那人的怀里，说，东西拿回去给孩子们吃，你的难处我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 王学建
●终年: 81岁
●籍贯: 潍坊市临朐县
●生前身份: 农民

会向村里好好反映，帮着解决，你就放心好了。

做人一定要老实，心眼别坏，手别太长，办事要有“一定之规”……爷没有多少文化，但他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和自己的身体力行，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

爷的生活非常简朴，他爱吃自家摊的煎饼和在炉子上大烤的咸鱼，经常用煎饼卷上大葱，再撒上点虾皮就是一顿饱饭。爷还有一双巧手，家里的烧水壶、洗脸盆或是腌菜的缸坏了，他都能想尽一切办法修补好。记得，爷曾用一套土办法，将金属锡加温熔化后，再做成酒壶，令我敬佩不已。

爷的一生清苦平淡，为了儿女的成长默默承受着生活重担，承受着人世间的风雨洗礼，在那个大山深处，拖着孱弱多病的身体，和娘一道，靠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辛勤劳作，撑起家庭的一片蓝天。历经几十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含辛茹苦，把五个子女养大成材，成为当地的一个殷实之家。

1986年，我应征参军入伍。临行前，爷抽着闷烟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多少关爱的语言，只是说了句:到了外面和在老家不一样，既然去了就干出个样子来。

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参加公安工作，在临沂安家落户，不知不觉二十多年过去。由于离家远的原因(现在来看这只是个不成立的理由)，这么多年和爷聚少离多，只是逢年过节或是爷娘生日才回家一聚，也是去也匆匆，走也匆匆，就像一个例行公事的过客。每逢回家，也只是买点吃的喝的捎回去，临走留下点小钱，就感觉尽了义务，很少坐下来嘘寒问暖陪他们拉拉家常。

四年前，爷的病越来越重。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，平时电话问候家人时，很少有人

向我细说爷的病情，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。前年夏天，我接到大姐电话，让我回家看看。凭我的直觉，爷这次可能病得不轻。

我连夜赶到家中。没进屋就听到爷声嘶力竭的喊叫，此时，爷已经呼吸困难，吸氧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。苍白的面颊、沙哑的呼喊、痛苦的表情、干瘦的身躯，几个月没见，爷竟被病折磨成这番令人心碎的模样。

床边，大姐握着爷瘦得像干柴棒般的胳膊打着点滴，二姐则在床上按着爷用力挣扎的上身。看到这些，我顿时潸然泪下，几度哽咽。听到我的声音，爷的喊叫慢慢平静下来，可就是说不出话，那双痛苦而又无助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，慢慢溢出了泪水。不一会儿，爷抵不住病痛折磨，又开始不停喊叫。

伴随着爷的喊叫，我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中午，我接替大姐们握着爷的手继续打点滴。经过医生的紧急治疗，看到爷的病情慢慢好转起来，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——这是二十多年来，我在家陪爷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时间。

后来的日子，爷的病情时好时坏，几经反复，但奇迹再也没有出现。

病重之前，爷的胃口一直很好，平时好喝个小酒抽袋小烟。每到晚饭时，爷就上来杯用地瓜干换来的“串香”散酒，喝酒时用手捂住满是胡子茬的嘴，长吁一口气，脸上露出舒服的笑容——对爷来说这是最大的满足和享受。酒快喝完了，爷还拿起酒壶使劲摇一摇，自言自语地说，把这个壶底子倒出来喝了，别瞎了粮食。

随着爷的病越发严重，爷的胃口也每况愈下，后来干脆戒掉了烟酒。爷走后，每次回到老家，围在桌子前吃饭，我就会心中叹息:唉，要是爷活着多好，能够一起尝尝新鲜的饭菜，喝上一壶小酒，共享天伦之乐。然而，这个对许多人很容易满足的要求，对我来说，永远成了一种幻想。

“子欲孝亲不在”，这一辈子，我愧对爷，没能好好在床前尽尽孝道，没能亲手给爷刮刮胡子洗洗脸，没能和爷面对面叙叙家长里短，没能见上爷最后一面，更没有能力把爷的痛苦分担。

不知不觉，爷仙逝已经一年了，从人间到天堂已是一年的路程。身在天堂，爷的生活可还安宁?每当扪心自问，哀伤便弥漫全身。

夜已深，风未停，大街上路人行色匆匆，思念的感伤盘旋在夜空。纷飞的雨，不期而至，仿佛是亲人丝丝点点的泪。我忽然想到一首题为《烧纸》诗词，正如我的心情:

父亲，慢慢走/把这钱揣好/数一数，算一算/够不够/一年的花销。

缺钱花/给我托个梦/七月十五那夜/请在十字路口等待……

据说，有个叫做天堂的地方，在那儿，没有疾病的痛楚，少了世俗的纷争，处处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……

爷，你在天堂还好吗?

不放弃的是母亲

□史连永

我中考的时候，正是热火朝天的夏天，隆隆的打麦机声，响遍全村的每一个角落。

中考的头一天，我家和邻居家的门口，已经堆满从地里收割的麦子，邻居家的打麦机也安置完毕，准备彻夜奋战，颗粒归仓。

母亲焦急得很，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嘴里嘟囔着，这一夜怎么熬过?我在一旁，深知母亲内心深处的担忧。那时农村，把考学作为唯一的出路，也是一考定终身，今夜，明天，决定我的命运。

我小小年纪有一个毛病，一有重大考试就失眠。所以，如果邻居的打麦机隆隆响起，我就会彻夜不眠，第二天的考试不敢想象。

母亲来到邻居家。我从屋里隐隐约约听到门口母亲的好言好语。

邻居似乎不买账，他用一句话回绝了母亲:你见到咱村考上学的有几个?你家儿子还能考上学吗?不要你家儿子没考上学，也耽误了我家打麦子。邻居的话不无道理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，我村考上学的还真没几个。考学简直是抓大奖。

母亲苦苦哀求，邻居还是不同意。屋外母亲的声音大了，有点火药味儿。父亲自感不妙，出门把母亲劝回，父亲也劝阻母亲，不要对学习成绩不太突出的我抱太大希望，何必伤了和气。

母亲瞅着我，眼里充满执着和希望。母亲怔了半天，心绪未解。叫来父亲，把粮食囤打开，装了一口袋麦子，颤巍巍，扛起麦子袋，起身蹒跚出门。我傻傻地望着母亲，我不知母亲这是做啥。父亲追了出去。过了好半天，母亲和父亲空手而归。

一会儿，邻居扛着那袋子粮食出现在我家门口。大嫂子，你这是做什么?明天我家再打麦子，让你家孩子睡个安稳觉，考个好学校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母亲为了不让邻居打麦子，送给他们一袋粮食，作为交换。母亲的爱子之心，打动了邻居，邻居又把粮食送回来了。

那一夜，很安静，我睡得很香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母亲拿着扇子睡在我的旁边，我知道母亲用扇子给我驱赶暑热，一夜未合眼，天明才小睡了一会儿。

苍天怜我，母亲盼我。我如愿考入了理想的学校，跳出了农门，有了城镇户口。那年代，多么光宗耀祖，意味着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母亲喜极而泣，摸着我的头，说了一句，终于有了出头之日。母亲的话深情而厚重，我内心更清楚，我的成绩完全靠母亲的支撑。

我来到了城市，参加了工作。遇到困难，总是想起母亲，想起母亲对我的不放弃，母亲在我的生命里注入了自信、勇气、希望。我会昂起头，克服困难，勇往直前。

爷爷回乡

□董智元

村西头有一棵槐树，爷爷就是在那棵树下参的军。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小槐树变成了老槐树，爷爷也由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。去年清明，爷爷不远千里回乡祭祖，下了高速公路，再往前走，几十年魂牵梦萦的故乡竟然认不出来了。成排成排的小楼、干净利落的院落、整洁有序的街路，夹道相迎的梨花，让爷爷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爷爷特别来到那棵老槐树旁，赫然看见围着老槐树修建了一个小型广场，孩子们在广场上嬉笑追赶，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唠嗑。爷爷想顺着依稀记得的土路寻找亲戚家，可是土路已变成了柏油路，连路径、胡同都变了样。爷爷亦惊亦喜，啊，小山村终于变样了!

尽管爷爷心里不甘也不肯承认，当年参军确有家里太穷、想到部队吃碗饱饭的念头，当然，保家卫国也是另一个主要的心愿。那年月，家中八个孩子，像放羊一样地养着，一点点口粮根本不够吃，一大炕横七竖八地挤着，勉强能躺下全家十口人。

爷爷刻骨铭心地记得小时饿得眼冒金星，两眼打晃，急匆匆地回家找吃的，家里却什么都没有，只好到水缸里舀一碗凉水喝，那感觉，多年忘不了。为此，爷爷特别珍惜食物，我小时候吃饭若掉了几颗米粒，他都捡起来填到自己嘴里，并且教育我要学会珍惜粮食。“你们哪知道饥饿的滋味呀!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”的确，爷爷当兵数年，转业来到城市，当了干部，生活条件也好了，但勤俭节约的老习惯

一点儿没变。

三十年前，爷爷曾回过老家一趟，那时，他的父亲还在，家里依旧是老样子，没有太多变化。他带了些家人穿剩下的旧衣服，左亲右邻抢着要，最后还不够分。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分给了亲戚朋友，由于没分匀，亲友间还起了一些小小的隔阂。这次回乡，爷爷吸取上次教训，带了两大包东西，谁料亲戚们都不稀罕了，反倒还是家请、那家请，爷爷若不去哪家，倒是要得罪人了。二大爷家的儿子办了个规模不小的养鸡场，每年收入上百万，爷爷受邀参观，高兴不已。

爷爷沿着村子转了几圈，真的很难找到当年的痕迹。他知道农村现在变化很大，但没想到这个深山沟里的小村子也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自家原来的破房子早被爷爷的三弟翻建成了二层小楼，房后有长长的蔬菜大棚，鲜嫩的菜苗在阳光下生机盎然。村里还建起了小学校，孩子们不用像从前那样翻山越岭去邻村学校上学了。爷爷走着走着，又来到老槐树下，像老朋友一般地抚摸着它，心中似充满万分感慨。

回到城里之后，爷爷时常想起老家的变化，逢人就讲一番，好不骄傲!今年，爷爷的身体大不如从前，但是一颗红心依然向着家乡。他把多年来省吃俭用攒的钱拿出一部分，捐给了村里的小学，给孩子们买书看。爷爷叮嘱儿女在他去世后，要把骨灰送回老家，埋在父母身边。他要守着小山村，看着她一天天变得更好，他要在天上为自己的小山村衷心祈福。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